

艺海拾贝

千年“西厢”爱情的现代演绎

——蒲剧《西厢记》中张生扮演者李小芳表演赏析

□胡方明

那一年,春暖花开,爱情的氤氲之气弥漫在蒲州府普救寺。洛阳书生张珙要去京城长安参加科举考试,绕道渡过黄河来到河东的蒲州府。

张珙来到河东,没有入住北魏时建造的“水从石根流出,风从松顶飘来”的万固寺,或是被隋文帝奉为国师的县延禅师修行的“中条第一禅林”栖岩寺,也没有去可以为赶考书生提供免费食宿的蒲州城驿站。那么好的地方都不住,为什么要入住建在峨嵋塬上的普救寺?

普救寺,位于蒲州城东门外官道之侧的峨嵋塬上,因为武则天当皇后时给普救寺捐过俸钱,普救寺自然便上了一个高度。那时候,文人学子均把参加科考、中了皇榜称为“登峨嵋”。因而,普救寺所在的这一方土地,自然就成了天下学子心驰神往的文化圣地。只要进京参加科考,大都会先来到蒲州,登一番峨嵋塬,览一回普救寺。

张珙入住普救寺,可能也想借这个吉祥之地,以实现他的金榜题名。不想,普救寺却意外成了他的姻缘之地。爱情,千里姻缘一线牵的爱情,随着他的入住,水到渠成地发生了。

因此,普救寺成了千百年来天下独一份的爱情圣地,连山门处楹联也是天下寺庙独一份:普愿天下有情,都成菩提眷属。寺内更有月老殿,殿门上的对联是:愿天下有情人成为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

普救寺,这座从苦心修佛的清净之地到莘莘学子的文化圣地,最后成为少男少女的爱情圣地,当然离不开张珙的巨大贡献。

李小芳演绎的张生,从看见崔莺莺的那一刻,就把光宗耀祖、金榜题名的事



▲《西厢记》剧照

儿忘到了爪哇国。李小芳的张生在剧中变成了一个白读了十多年圣贤书的爱情傻瓜:崔莺莺走过的路,他会捻起地上的尘土,仿佛能闻到崔莺莺的脚底留香;崔莺莺的说话声和笑声,能让他驻足不前、呆立聆听。单相思让一个寒门书生,忘了他和丞相门第之间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在崔夫人为丈夫举办的超度日,竟敢找借口接近崔莺莺。我们看见舞台上李小芳饰演的张生,在崔莺莺哭自己父亲时,他在一旁故意用夸张的形体动作和声响,来吸引崔莺莺的注意。待崔夫人同意他祭奠时,因看见心上人而听不见和尚提醒时呆立可笑的样子,也将一个少年被心上人勾去了魂魄后的样子展现得入木三分。

孙飞虎兵乱,崔夫人以女为质,寻求帮助,李小芳表现出的张生却又是多么

胸有成竹。我们从李小芳的表演可以领略大唐时期,一个书剑飘零书生的自信。而自这场戏后,李小芳饰演的张生在舞台上便变成一个被动者的角色,因为爱情这种事,没有双方的主动,可行吗?即便是这样,李小芳的表演依然可圈可点:因失落了爱情,便立即一病不起的虚弱劲;听到红娘提到“小姐”二字,便像打了强心剂一般活蹦乱跳;给莺莺写信时的信心十足,看到莺莺回信内容既得意又怕红娘知道的书生气;跳墙时的胆战心惊,跳墙后被红娘抓了现形时不服气的可怜样子,直到崔莺莺来西厢与他相会时的手足无措……

借住普救寺,张珙就是为了能金榜题名以光宗耀祖,却鬼使神差经历了一番惊天动地的爱情。崔莺莺入西厢,成就了《西厢记》的千古爱情,而张生,不管什么原因,抛下崔莺莺参加科举考试,自然是张生负了崔莺莺,空留下普救寺成了千百年来少男少女们心中的爱情圣地。而蒲剧演员李小芳,这个女扮男角的女演员,惟妙惟肖地展示了张生形象。

李小芳,一个演技越来越精湛、现在还活跃在蒲剧舞台上的为数不多的一级演员。在她演出过的地方,常有观众为她舞台上的人物是男性演员扮演还是女性演员扮演而起争执。从形体动作到演唱技巧,李小芳的舞台表演艺术,已经完全脱去女性形体的婀娜和嗓音的阴柔,具备了男性生角演员阳刚的形体动作和豪放的演唱风格。

虽然同京剧这样大的剧种相比,蒲剧只是一个在晋南及周边地区流传的地方剧种,相对而言,观众少,从业者少,自然也就很难形成大剧种那样多的流派。要不,以李小芳这样的女生角演员,是可以开宗立派的。拥有这样高的艺术造诣的演员,是能令人心生敬意的。

观后

杏花梅花相映美

新剧出彩绽芳华

——山西蒲剧艺术院演出二团新剧《大唐裴晋公》下乡演出侧记

□陈琦

初夏的山村夜幕低垂,清凉的晚风裹挟着麦香扑面而来,一弯新月将银辉温柔洒落。此刻,山西省蒲剧艺术院演出二团新剧《大唐裴晋公》正在这里倾情上演。

《大唐裴晋公》以唐代名相裴度波澜壮阔的生平事迹为蓝本,生动勾勒出大唐盛世背后的历史画卷。全剧以裴度力排众议、智勇平淮西叛乱为主线,细腻展现了这位贤相忠心报国、力挽狂澜的担当,以及清正廉洁、勤勉敬业的高尚风范与家国情怀。

这部剧是在《贤相裴度》基础上精心打磨、创新升级的成果。经过数月的雕琢与推敲,《大唐裴晋公》终于以全新姿态惊艳亮相。该剧剧情主线清晰,高潮迭起,场面宏大且衔接自然,情节扣人心弦。围绕保唐护朝这一核心,重点刻画裴度形象,各人物与情节相互映衬,令人动容。

演出阵容堪称豪华,杏花奖演员领衔主演,小梅花演员也表现亮眼。其中,杏花奖演员、蒲剧名家郭安存的表演尤为出彩。他扮相俊逸,功底深厚,表演收放自如。其唱腔浑厚有力、韵味十足,高低起伏间字正腔圆。在表演中,他通过细腻入微的动作,将人物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上朝路上轻快矫健的步伐,灵动绝妙的帽翅功、髯口功、梢子功等蒲剧绝技,运用得恰到好处,将裴度内心的情感波澜展现得淋漓尽致。当丞相武元衡不幸殒命,郭安存以撕心裂肺的哭戏将剧情推向高潮,令台下观众无不动容。

山西省杏花奖获得者、青年演员赵振扮相英气,他唱腔气息饱满,表演潇洒自如,为剧目增添了独特魅力。蒲剧名家、国家二级演员赵高平沉稳大气,将角色诠释得智慧超群、声情并茂,成为剧中一大亮点。山西省杏花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闫海燕饰演的裴母,其唱腔细腻委婉,情感真挚,极具感染力,震撼全场。全国小梅花奖获得者刘岩把叛将吴元济的阴险狡诈演绎得淋漓尽致,而山西省杏花奖获得者、全国小梅花奖获得者任玲扮相俊美,身段灵动,碎步轻盈,她吐字清晰,唱腔委婉细腻,时而如潺潺溪水,时而似余音袅袅,令人印象深刻。

剧中,裴度假扮占卜者劝阻吴元济的情节设计巧妙,融入传统文化中五行相克相生的元素,为剧情增添了神秘色彩。舞台背景立体感十足,营造出逼真的历史场景;武打场面干净利落,令人热血沸腾。音乐设计更是精妙,时而低沉舒缓,时而紧凑激昂。整台演出既有情感深度,又具艺术高度,堪称精品佳作。

戏散人归,走出剧场,山风虽带着丝丝寒意,心中却暖意融融,满是对这场精彩演出的回味与感动。

颖视界

电视剧《无尽的尽头》:

法理之中的人性冷暖

□杨颖琦

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不少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因自带严肃属性,容易获得“陈词滥调”“空洞宣传”的“差评”,使得作品在播出时未能展现出其应有的光彩。而近期播出的法制剧《无尽的尽头》却跳出传统的叙事套路,以其深刻的社会主题、巧妙的叙事手法,将“老故事”讲出“新意味”,更让无数观众为剧中人物遭遇“长叹一口气”。

孩子的世界本该是充满阳光和希望的,而有些孩子,却生活在黑暗和恐惧中。电视剧《无尽的尽头》将镜头聚焦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采用“单元剧”的叙事模式推进剧情,将“未成年人犯罪和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这一宏大命题拆解为一个个复杂而具体的案例。“三少年校园霸凌案”“逼迫未成年人盗窃案”“游湖杀子案”等取材于社会事件的真实案例,以抽丝剥茧的呈现方式,让观众感受到现实的冲击力。那些案件背后复杂的现实和人性,让观众得以窥见隐藏在现象深处的原生家庭失能、儿童保护漏洞等社会痛点。

在演绎过程中,剧集并没有停留在对

犯罪行为的简单呈现上,而是试图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案例,挖掘未成年犯罪的根源,直面现象背后的家庭、教育、社会环境等因素对未成年人心理和行为的深刻影响。陆广福、涂怀伟等“恶魔父母”将子女推向死亡的深渊,而林之桃的童年因郑雁来的救助得以幸免,凸显了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命运的决定性影响;甄荣与母亲的相处,则反思了家庭教育中情感沟通的缺失。

未成年保护,不仅是保护,也有惩戒。电视剧以案普法,将冰冷的法条通过鲜活的案例生动展现出来。如对于屡教不改的犯罪少年黄家旺不再只是陈词滥调的教育和感化,它同时也呈现了依法惩治的一面。同时,电视剧也借由剧中人物的台词向观众解释说明了量刑的标准,侧面为看了剧情愤愤不平的观众答疑解惑。

剧中的人物的演绎也丰满而立体,有血有肉。检察官林之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英雄”,而是一个在复杂现实中不断挣扎、成长的普通人。深受原生家庭之痛的她在最初成立“未检办”时非常抵触,但在与孩子们的一次次接触中,她被这些孩子们的纯真所温暖,也为孩子们的伤痛

落泪。在办案过程中,她始终坚守法律底线,同时又努力为犯错的未成年人争取改过自新的机会。狱警白恩宇则展现了另一种温暖与力量。他在面对失足少年时,不仅关注他们的犯罪行为,更关心他们的内心世界,为这些孩子带去希望,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这种“以爱化人”的方式令人动容。

此外,剧中对未成年人的刻画也极具深度。无论是因校园霸凌而坠楼的张文轩,还是因家庭问题而误入歧途的陆声,他们的故事都让观众深感痛心。那些“犯错”的孩子并非天生的“恶魔”,而是被家庭、社会的黑暗吞噬的受害者。剧中通过他们的视角,展现了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与挣扎,让观众对他们的命运产生深刻的同情与思考。

《无尽的尽头》就如同一面镜子,清晰映照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这一严肃社会议题的严峻现状,为未成年人的成长撑起一片晴朗天空。就像剧中张贴在“未检办”墙上的标语“给孩子一个未来”一样,虽然成长的道路上充满了“无尽的尽头”,但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就能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